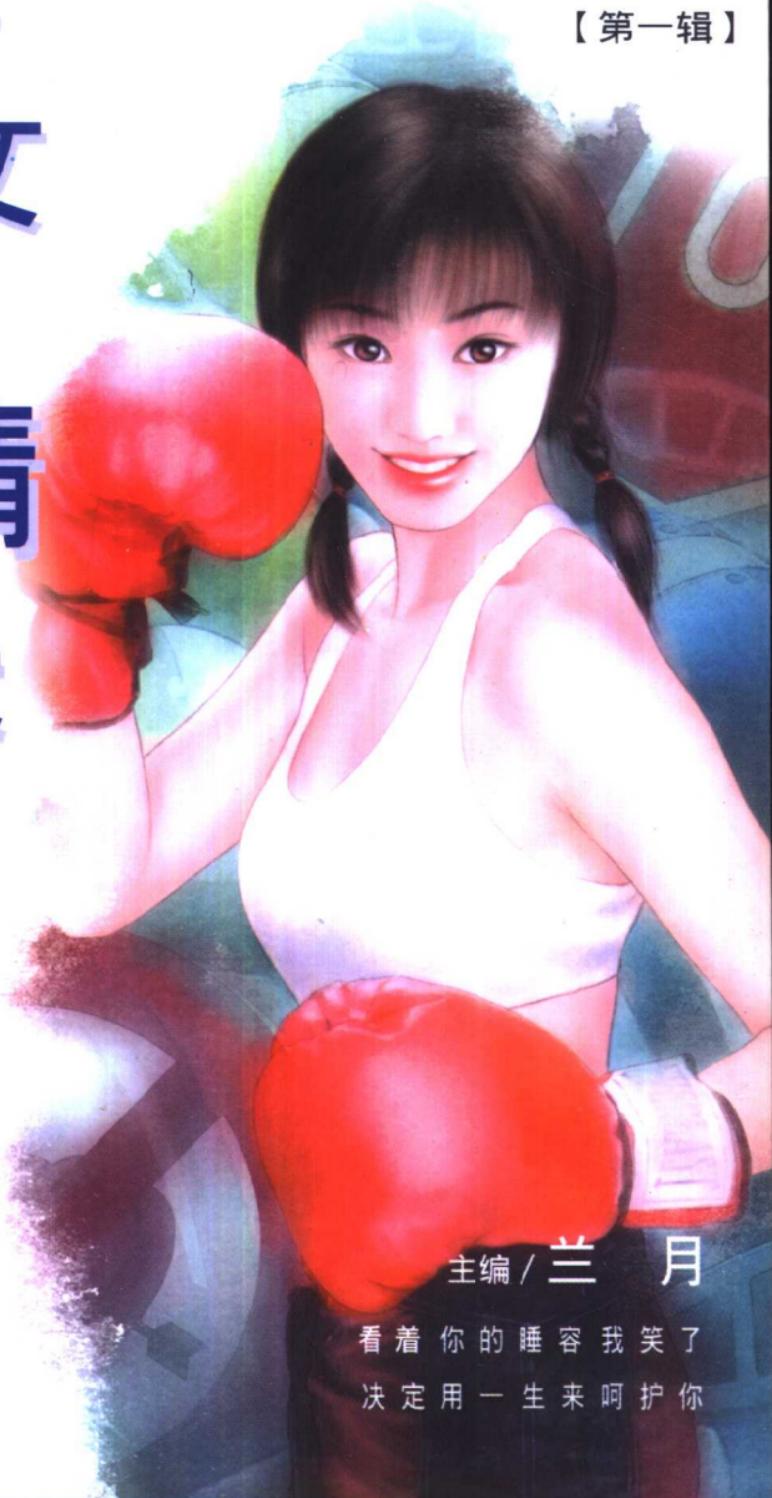


花
园
系列

【第一辑】

悍女闯情关

璐子翎◎著



主编 / 兰月

看着你的睡容我笑了
决定用一生来呵护你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悍女闯情关 / 璐子翎著 . —长春 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02. 11
(花园 . 第 1 辑 / 兰月主编)

ISBN 7 - 80606 - 600 - 4

I. 悍… II. 璐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85289 号

花 园(第 1 辑)

主 编: 兰 月

作 者: 璐子翎

责任编辑: 王笠君

出版发行: 吉林摄影出版社

社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联系电话: 0431—5638387

邮政编码: 130021

印 刷: 长春市金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× 960 1/32

印 张: 225

字 数: 4000 千字

版 次: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

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1 ~ 5000 册

书 号: ISBN 7 - 80606 - 600 - 4 / I · 34

定 价: 250.00 元(全 50 册)

【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】

悍女闯情关

璐子翎 著

哦——NO!

她不故意的，她的心中狂叫着，

她只是想摘苹果，

谁知会准得砸破他家的玻璃，

而“他”刚好正在敷面膜，

还惊天动地的鬼叫，完了，完了，

会有皱纹，

气急败坏地跑来指着她的头柔媚的直戳着，

上帝！她要上诉抗议！

她难过的想哭，

怎么心中的白马王子竟会是个“娘娘腔”……



——《悍女闯情关》



楔子

K市——一九八三年，春天。

站在十一楼顶“女儿墙”上的夏山河，望着楼底下大马路上拥挤的人群，他的手脚开始发软。由人群举首仰望指指点点的举动，他知道那叫做“好奇”，是一种看热闹心态的好奇。每一个人仿佛是在观赏一出世纪大戏——跳楼——。

夏山河的喉头发紧，他突然想要喝水，很渴望自己手上能有一杯水。楼下钻动的人头，令他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，人类本能的惧高心态油然而生，他实在无法去推算十一楼会有多高，只知道那高度必定是会摔死人的。

一幕幕的坠楼惨状开始在他的脑中浮现出来，夏山河感觉到自己手脚不仅是发软而已，它们已开始起了战栗般的抖动着。

或许眼珠子会凸出来？

或许脑袋会开花！就像一粒粉碎的大西瓜般？

总之，他知道一定会死的很难看，老实说他也鼓不起多大的勇气跳下去。他回过头，去看那些正在逼视着他的“坏蛋”。人群之中夹杂着他的妻子，她正凄厉地哭喊着，求



他别那么傻，求他千万别轻生。她椎心泣血的模样，确实打动着他，但那也只是短暂的一刹那。

因为眼前这些穿制服的警察在逼他，还有……“罪魁祸首”的应品谷也在逼他……想到这里夏山河心一横地将脚又往楼边跨出一步。

而应品谷呢！他以为自己是什么？他只不过是个自命清高的家伙！今天自己会被逼入绝路全是因为他。

“山河，你先下来，有话咱们私下慢慢谈，我不告你了，下来，听我的话，一切局面都可以挽救的。”应品谷突然出现在他身后而且正一步步地向他靠过去，他伸出手来试图想将他拉下来。

“说谎！”夏山河大吼，“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呀！我已无路可退了，好多警察，这么多……”夏山河用着颤抖的手，指着围观的人潮，忍不住的呜咽起来，“你把警察都找来，无非是想捉我回去吧？不！我不要坐牢……宁愿死也不愿蹲牢房……可恶！你们这些坏人存心想逼我跳下去……”

应品谷再跨前一步，夏山河警觉性的大吼了起来。

“你不要过来，不信，你试试看，我真的会跳下去。”夏山河疯狂地嘶吼着，他胡乱地挥动着双手，“我已经毫无选择的余地了，一点也没有……”

“好，我不过去。”应品谷看他发疯似的，吓得心都快由口里蹦出来了，“危险！别动……你好歹也替韵如想想，你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女儿在家等着你，她们需要你，爱你。想想看，如果你这一跳，将会失去什么？而她们母女俩将会如何？”他举起手对天，接着又说：“我发誓——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绝对不进行法律诉讼。来！把手伸给我，相信我，一切都会没事的。”

应品谷伸出双手，等待着他，看着他的眼神由激动恐惧渐渐转变为柔和，应品谷相信夏山河已经放弃自杀的念头了。

夏山河的心的确开始动摇了。他想着，“是呀！他身边

《悍女闯情关》



有个贤慧的妻子，乖巧的女儿，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他不该为了一点芝麻小事而自寻死路……不！不是小事，盗用天文数字的大笔公款，并不是小事，不是！但也不能怪他，不能这么狠心地下令拘捕他……当时只不过是财迷心窍，这不能怪他呀！或许真的会没……没事的，可以安心地把双手交给应品谷，可以的……起码他此刻是真的希望自己活下去，可以不用犹豫的去信任此人，可以的……”

正当他随着自己的意识想伸出手的同时——他的身子突然大大的晃动了一下。

夏山河的身躯，倏地整个往后倾——

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，非但围观的人群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连离他不过三两步的应品谷也无法及时的捉住他。

应品谷双手一扑空，在那一瞬间惨白了脸，他的身躯趴在短墙上，两眼发直的瞪视着夏山河直直的往下坠，耳边那一声凄厉的长叫声震住了他，令他只能粗重的喘息着而无法站直身体。

夏山河坠落的身子，摔在人行道的方砖上，发出的声音并不大，但在应品谷的耳中，却令他有如受重锤敲击般的剧震，震醒了错愕中的他，正当他回过神来想要转身冲下楼的同时，背后一个充满悲恸的声音在燥热的空气中爆裂开来。

随着声音在他身后有个大约十三岁穿着学生制服的小女生，气喘吁吁的冲过来。她抓住应品谷的衣裳，目眦尽裂的瞅着他，扯着、抓着、咬着、哭着，开始捶打他。

“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为什么要害死我爸爸……为什么要找警察来捉我爸爸？杀人凶手……杀人凶手……我要替爸爸报仇，杀人凶手……”女孩疯狂般地哭喊。

小女生的后头跟了一个年纪更小的女孩。约在七岁左右，有着一双灵活晶莹的大眼睛，卷曲的长发分别扎了二条麻花辫，身穿一套粉红色的小洋装，漂亮的仿佛落入凡间的小精灵。她看见大女孩往自己的爸爸身上扑打，小小年纪的她虽然心中充满疑惑，但却也反应迅速的拉住大女



孩的手。

“菱姐姐，干嘛打我爹地，菱姐姐变坏人了。不要打我的爹地……不然……不然……我咬你。”小女孩气急的以威胁的口吻道。

夏菱并没有停手，于是小女孩便毫不考虑，张开一口小钢牙，狠狠地往她的手臂上咬去。夏菱痛叫了一声松手后退了两步，同时用力甩开抓住她手臂的小女孩。

“小妮，怎能咬菱姐姐呢？”应品谷一步跨到跌倒的小女孩身边，把她拉了起来，却仍不忘出声责备。

“可是，菱姐姐欺负您，我要保护爹地。”小妮像一个大人似的，闪着长而又卷的睫毛天真地说。

看着她稚气的可爱模样，令应品谷忍不住亲了一下她的小粉腮，“小妮，爹地壮壮，不用小妮来保护，菱姐姐只是……”

应品谷眼里充满怜爱的哄着女儿，欲开口解释，想想她也不懂便吞回来，转脸看着站在一旁正以足以杀死人的眼光盯着他的夏菱。

“小菱，我们先下楼去……”应品谷伸手过去却被夏菱拨开，同时也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你不用再装好人了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，爸爸死了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终有一天要你为今天所做的事付出代价。”夏菱恶狠狠地说完，掉头往楼梯间奔了过去，一转身便不见了。

“夏菱……”应品谷叫了一声，正想追下去，但抱着女儿却令他无法迅速的奔跑，看着夏菱消失在楼梯间应品谷停步呆住了。

他简直不敢相信，一个才不过十三岁大的少女，居然会吐出这么尖锐的话来。而且，她那一双因为愤怒而泛红的眼睛，令人相信她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

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残酷的事，她什么都不明白，却一味的认定自己就是害死她爸爸的凶手。上苍未免太爱捉弄人！十三岁是个似懂非懂的年龄，不应该有这么痛苦的人

《悍女闯情关》



生经验的。应品谷顿时有点鼻酸，不自禁的自责了起来，尽管这一切实在不该算在他的头上，于是他作了一个决定，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，自己能用全部的爱心去弥补夏菱所损失的一切。

更不希望如夏菱所说的，让仇恨深植在这个小女生的心里，他想到方才夏菱瞪视他和女儿应采妮的目光，他心中的惊悸又升高了起来。

1

十二年后。

清澈星空，一轮银色的弯月高悬于广阔天际中。

一串银铃般的声音打破黑夜的静谧。

“噢！明白……耶耶！‘蓝色狂想曲’……好，等我半个钟头……我像会失约的人吗？……行！任你们宰割，收线啦！”应采妮声音小得像猫，然后轻挂上话筒。

她飞快地换上一套牛仔装，拿起梳子随便地梳了几下她那一头乌溜溜的发丝，而后以“三寸金莲”似的步调，拎着长筒马靴，小心翼翼地转开卧房的门把，探出脑袋左右各逡巡了一遍。

“哈！果然全家都进入梦乡。”应采妮兴奋的想着，差点儿低呼出来。她连忙捂住嘴巴，然后做贼似的踮起脚尖往外走，轻悄的爬下楼梯，一步一步走过客厅，拉开大门，一脚跨出之后，她深深的吐了一大口气，抖着肩膀偷偷的笑着。

看来今晚又可疯狂一夜了！应采妮正暗自得意着。
“捉到你了，小妮子。”突然由她身后，传来低沉的一阵嗓音。

应采妮吓得缩紧脖子，张大口差点叫了出来。
糟！完了……打破鸡蛋被逮个正着。应采妮在心中嘀咕着，她徐徐转过身子，脸上迅速的堆满着撒娇的笑容，一双清澈的大眼却滴溜溜地转动着，她正在思索着如何应付站在身后慈祥的父亲。

“亲爱的爹地！这么一个宁静祥和的美丽夜晚，您竟然还没有沉入梦乡！”应采妮故意怪声怪调地对着父亲说，她的眼睛却暗暗的在观察着父亲的表情。

“你这个丫头，这么晚了还想溜出去？”应品谷心里好气、又好笑。

他在心里告诉自己，无论如何都不能笑出来，要装出一副非常严肃的姿态，来压制眼前这位宝贝女儿。可惜，他的伪装被采妮轻而易举的视破了。

跳起娇小的身子，应采妮挽住父亲的胳膊，撒娇努嘴地说：“哎唷！老爸，人家才不是想溜出去玩呢！少冤枉你女儿，我是因为……因为肚子饿。”

噢！笨蛋！真是笨蛋！怎会想出这么一个不入流的理由来？应采妮话才出口便知不对，她气得举手赏给自己一个小小的耳光。

“没话可说了吧？”应品谷垂眼斜瞄女儿，想笑却又强忍住，一定要强挤出威严的模样，“你这个小妮子，是不是愈是深夜你精力就愈旺盛。”

“爹地呀！”她撒娇地扭着身子，扯着父亲的衣角。“您就让我出去嘛！人家朋友约好了，怎能言而无信呢？顶多不超过三点就回家？”

应品谷看她脸上的梨窝荡漾起来，歪头眨着大眼看着自己，他的心差点软化下来，但是最后的“不超过三点”却又令他为之气结。

“不行！”他挺挺胸膛，摇着头，语气十分坚定。

《悍女闯情关》



“爹地！求求您啦！爹地……”

应品谷闭上眼睑，很坚持地摇着头。

她嘟起嘴来，心想老爸这回可认真了，突然她脑中灵光一闪，有了主意。

“那么咱们来个交易，明天我开始去公司上班，不再这样子整天无所事事，您呢！就通融一次，放我出去，并且不许告诉妈咪，OK？”应采妮不死心的说。

“你以为老爸我还会再上你的恶当吗？”应品谷斜睨着这个令他又爱又气的宝贝女儿，“你不良纪录太多了，信用不佳，拒绝往来。”

“别这样嘛！亲爱的爹地！这一次真的会守信用的。”应采妮使出胡缠的本领。

“真的吗？”应品谷松动了，他一向拿这女儿没办法的。

“真的。”应采妮一见有机可趁便赶忙加强攻势，“小妮子一言既出，什么玩意都难追。”

“好，不过时间得改一下，一点半以前一定得回来。”应品谷拗不过她，终于答应了。

“两点如何？”应采妮得寸进尺。

“没得商量，再要讨价还价立即收回成命。”应品谷把声音提高了些。

“好好，别嚷嚷，吵醒妈咪可就糟了。”应采妮眼看诡计得逞了，不敢再说转身便要开溜。

“记住一点半，逾时不归，明天可要跟你算总账。”应品谷再强调一次。

“不会忘记的。”应采妮漫应了一声，心想先走再说，至于明天的事，就留到明天去解决吧！

“这才像话，小心骑车，千万别假装忘了安全帽，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了，老爸，谢了，拜拜！”她开心地投给父亲一个飞吻，立即转身冲出大门。

看着飞身而出的女儿，应品谷轻摇着头，笑着想，时间



过得真快，孩子们都长大了，而过往岁月中的琐事就让它封在记忆的箱子里，成为过去吧！转过身他往屋内走去。



应采妮发动心爱的王牌车，“哽哽”几声，便冲出铁门。

采妮是不戴安全帽的，谁要戴那个狗屁安全帽！她岂能如此轻易放弃这种夜风迎面吹过来的快感！夜半时分，这条路上没什么车子的，于是她连想都不想的加快油门，车子便如箭般的直射了出去，还顺手的来上两个“高速过弯”的动作。

正当她轻松的吹起口哨，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几呈九十度的大弯，应采妮不以为意的让车子直冲了过去，就在入弯的同时，两道强光直射了过来，令她在一刹间除了强光之外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于是，本能的她放松油门，急踩刹车，猛把龙头往右手边带，心里清楚的意识到，这下糟了。

果然，闪过了迎面而来的车子，她的后车轮锁死了，车子打滑偏斜，在应采妮的脑子里闪过一丝恐惧的同时她人已经摔了出去，着地时的重击令她痛彻入骨，侧眼看见自己的爱车，却有如一个滑垒成功的球员般，直滑至路肩撞上了行道树这才停了下来。

应采妮足足躺了快一分钟，她觉得自己全身的骨头似乎是全散了似的，手脚上都有液体流湿的感觉，她知道那是血。

强自撑坐了起来，动了动手脚，还好骨头没断，她踉跄地走到心爱机车旁，看着破了头灯躺在一地汽油中的“心肝宝贝”一副惨状，应采妮抱着头，咬牙切齿的在喊了起来，“宝——宝贝，噢……不要！我会咯血。”

她忿然地回过身，双眼如电地搜索刚才那辆车，终于她看到在后面路边不远处停了一辆白色的宾士。天！这个混蛋、王八蛋竟然连车都没下，应采妮在心中咒骂着，怒火冲天的走了过去，她这时连身上的痛楚都忘了，此时此刻她只想要如何把车内的那个混蛋揪出来，她会宰了他。

——《悍女闯情关》



“喂！你这个笨蛋！出门忘了带眼睛吗？你瞧瞧我的手臂，看看我的宝贝机车摔成那副怪样，你真是……混蛋加三级！”她双手叉在腰间，拉开嗓门的大声咆哮着。

车里的人不但没有下车的意思，根本是连理都不理，这下应采妮那股怒火更是无压抑的如喷发的火山般爆发了出来。

“喂！别装龟孙，车里躲不了一辈子的。”应采妮火爆地怒吼着。

车内的人依然相应不理，一副冷静沉稳的模样，像是看着她一个人站在路旁大演独角戏似的自言自语。

“好！很好，不出来是吧！看我碰了你的车。”说着应采妮立即回身四下搜寻开打的“凶器”。

眼尖的她在路旁找到了根大木棍，而宾士车也没利用这个空档逃离现场的意思，这下子应采妮可乐了，心里忖道，小子，你死定了，随后立即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式走向车旁。

“你看不到本姑娘发飙，肯定是不死心了，现在我们来瞧瞧，是你的挡风玻璃较硬，还是我的棍子硬，我长这么大还从没遇过像你这种人，明明知道我受了伤，不但不下车就连个最起码的道歉也没有，你这混账——”

正在抡棍作势，絮絮不休的应采妮话才到一半，却突然停了下来，她双眼发直的盯视着正由车内钻出来的“大无赖”。

天！世上竟然有如此俊美的男人，应采妮在心里暗叫着，张开的樱桃小口却缩不拢来。

尽管是在暗夜中，这个男人的五官却仍如此的吸引人，他全身散发出一种一般男人所没有的飘逸，当他靠近应采妮时，脸上似笑非笑的表情令应采妮的心起了一阵莫名的悸动，夜风吹动了他宽松的衬衫，隐约的显露出他结实健壮的胸膛，一股令女人屏息的魅力油然而生。

他那双像似带着魔力的眼睛，放肆的直视着应采妮，令她无法把视线转移开来，也忘记了她那如连珠炮般骂人



的词句，应采妮高举着木棍像是被催眠了似的，无法动弹。

蓦地，一辆车子由不发一语的两个人身边急掠而过，车内的人盯着这一幕奇异的景象怪叫着，刹那间惊醒了神魂颠倒的应采妮。

发生了什么事？怎忘了眼前这男人毁伤本小姐的宝贝又害自己滑垒受伤的“凶手”？居然还一直盯着他瞧？简直像花痴般的。她在心里暗骂自己。

“喂！先生，拜托你，请劳驾你帮个忙，救救我心爱的宝贝，或许它出故障了。”话一出口她警觉到，怎么语气变得如此软弱，她在心里暗骂自己没用，不行，怎可如此前倨后恭，一定得要扳回来。

而对方却仍然一语不发，活像嘴里叨了千斤两黄金似的，生怕一开口黄金会落满地再也收不回来。他的傲慢态度令应采妮再次发起火来。

“喂！你是不是哑巴？或许你脚断了？还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快火烧眉毛？”看他一副沉默是金，明摆着想考验她的耐性，她按捺不住怒气，有点怒不择言的爆炸了。“你真够混蛋，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。你瞧，我手破皮了还淌着血呢！你还有本事如此冷静，我的宝贝车受伤了，也装成一副没你事的样子，幸好这一摔没把我摔死，否则你肯定脱不了关系。你这混蛋——”

“你泼妇骂街呀？够了没有？”眼前的美男子突然打开金口，声音嫩得像黄莺……

哦——NO！应采妮心中狂叫着，怎么……。她的脑子一片凌乱，她好失望，本以为遇到梦想已久的白马王子。此刻她的心却似乎掉入一个无底深渊般的陡地往下沉。

“你真的一点气质都没有，一个女孩子家学人家拿什么棍子！瞧瞧你这副模样能见人吗？”他一只手叉在腰间，另一只则迅速的抢过她手的棍子丢在一旁，回手伸指猛然戳向她的脑袋瓜。

上帝！她要上诉抗议！应采妮难过的想哭出来，她有一

《悍女闯情关》



股大叫救命的冲动。她恼火地拔开他的手，以震耳欲聋般的音量，大发雌威对着他的脸咆哮起来。

“你这个死娘娘腔，恶心的要命，难怪你不可怜我，八成是个 GAY，有问题的大变态！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？”他脸色大变，收回被拔开的手，双手横握在胸前。

“个儿这么大，没半点像个男人。不谈这个了，咱们言归正传，请看我的手臂。”她忿忿地伸出手到他面前，“你是故意用远光灯照我的对不对？”

“呃呃？”他一愣，斜睨一眼她的手臂，“请你弄清楚，野蛮女，是你逆向行驶迎面冲向我，我是逼不得已才打起远光灯警告你，就算你大小姐不要命，也不要以这种方式自杀，会连累到别人的懂不懂？你可以选择跳档，割腕、喝农药，总之不至于连累别人都行。”美男子试图与她讲些道理，随即立刻发现他的口吻似乎不对。

“呸呸呸！”采妮当然明白自己确实已经跨越车道，然而面对眼前这娘娘腔的男人，她可不想认错，低头看了一眼手臂上的伤口还淌着血呢！此时她又撒泼了起来，“你才想自杀呢！是你这个笨蛋突然打开远光灯，才……反正不管怎样，你都不能突然打起远光灯，难道你不会转个弯，闪躲我的车吗？马路这么宽，你就偏偏要这么走吗？笨蛋！”

“我……哦！天！被你气死了，瞧瞧你刁蛮的样子，你真不讲理。”他再次举起手来戳她的头，这次采妮没能躲过。

她怒极了，斜睨了他一眼，立刻抓起他的手臂，张开自己的钢牙，低头狠狠地咬了下去。

“哇——三八！你敢咬我……放嘴啊——”他尖声大叫。

采妮暗自发狠——她不但不松口，而且还要体验一下活尝人肉是什么样的滋味，今晚就算会横尸街头也要咬死他。

“三八！再不松口我会打你，哇——”他一阵怒吼，皱着



眉头，没命地挣扎。

采妮感觉到一股血腥味正流入自己的口中，她立刻松开口，退后一步瞪着他手臂上溢出来鲜红的血，她吓到了，看着他一直哇哇叫个不停，她真的有点慌了手脚。

逃吧！管他去死。她心一横立刻转身跑回机车旁，慌忙的试着发动引擎。

“快啊！快发动啊……怎么熄火了？快！快！”她在心里叫着，眼看搞了半天，还是无法发动引擎，她怕的颤抖起来。

回头看了一眼，却见那个娘娘腔正走过来，天哪！他连地上的木棍都捡起来了。采妮吓得差点休克。

“不要啊……救命！肯定会被他剥皮，死娘娘腔。快点着火呀！宝贝！此刻怎么不救我？快！”她歇斯底里地咕哝着，企图要发动引擎。

应采妮再次回头，鼻尖却差点撞到身旁的人，她一颗心都要跳出来了，原来美男子不知何时已到她身边。

她回身举手抱着头，整个人往油箱上俯趴下去，等着对方拿棍子敲她。

“下来。”声音极冷的发自美男子的口中。

“娘娘腔，你……不会对我怎么样吧？”采妮闭一眼睁一眼抬头看他，她抖着声音，没把握地问。

“你希望我对你怎样？嗯——？”他的声音冷峻依然。

“不会……揍我吧？”应采妮试探着。

“揍你？别没知识了，我可不像你动不动就想要舞刀弄棍的？”他露出一副嗤之以鼻的笑容。

就在这一瞬间他的笑容凝在嘴边，他突然发现眼前这位野蛮的女孩，此时正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令他产生一股想要过去安抚她的冲动。

在他身边围绕的女人并不算少，这个女孩与她们比起来也不见得有任何特出的美，但在她那刁蛮的模样底下，隐约显现的那股优雅高贵的气质却深深的吸引住他，尤其是她那双灵活慧黠的大眼睛，更似有股魔力似的令他无法

《悍女闯情关》



转移视线，几次要发作的脾气，都是在她闪动的眼神下软化了下来，他不自禁地更进一步的打量起眼前的这个女孩，想要了解她的欲望油然而生。

他目视着应采妮半晌，突然开始怀疑眼前的这位女人，如果不是有双重人格那就是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，所以才会如此无理取闹的惊人。

“你认为我会理你吗？偏不！拜！泼婆娘。”他决定不再理她，转身便扭着屁股回到宾士车内。

采妮不甘示弱，愤怒至极地冲上前用力拍打着他的车顶盖。

车内的美男子却毫不在意地发动了引擎。

“喂！你不能走，我怎么办？喂！娘娘腔……不是真的要你赔钱啦！别走……停车……求求你……求……求你……求……哇！”应采妮急了，语气整个的走了样，方才的凶狠霸气，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。

车内的人不理会她的呼喊，踩着油门，车子扬长而去，应采妮简直急疯了。

“死娘娘腔，去死吧！天哪！我怎么办，难不成真叫我走回家，哇，不要啊！”她独自一人来回地走着，骂着。

采妮扯发跳脚，突然有一股想哭的感觉，她长这么大还没受过如此的委屈，猛然地提起脚踢向地上的王牌机车。

倏地，咻——

白色宾士车倒开回来，出现窗口的脸，挂着一张迷死人的笑容。采妮心中一阵狂喜，想不到这娘娘腔男人，居然还有一点良心，唔！真是虚惊一场，以为这次非得走路回家不可了，她边想着边兴奋的一路奔过去，趴在车窗上。

“娘娘腔，你总算良心发现了，真是谢天谢地，我不用可怜兮兮的散步回家了。”采妮双手紧握着车窗，又开始得意忘形了。

“泼婆娘，果真这么可怜得走路回家的话，我送你一程如何？”他依然带着令人心动的微笑，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很

诚恳地说。

最好不过了，采妮心里想着边感激地猛点头，管他称呼她是什么，只要他肯送她一程……

他再次勾起嘴角，眼睛里充满着挑衅的成分，“不过……我想我这辆萝卜车恐怕容不下你这位泼辣的女子，我看这样好了，我就充当一次好人，帮你拔个电话叫辆拖车，你意下如何？不过还是得小心一点，最好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免得夜遇狂魔，当心别让色狼吃掉了你。”

应采妮美丽的笑容瞬间收回，而粉腮上深的可以酿壶酒的梨窝，霎时也跟着被磨平，她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脸上的表情已经不是愤怒两个字可以形容的了。白色宾士倏地往前急驰，伴随着车内的人大笑声，消失在马路的尽头。

站在原地哭笑不得的应采妮，痛恨地直跺脚，而马路上居然……一辆车子也没有，更加可悲的是在这个时候，教她上哪儿去找公共电话亭？这是什么鬼地方啊？采妮咬牙切齿的在心里咒骂着。

她无可奈何的往前走，看着延伸进入暗夜中的大马路，想到方才那个男人的恐吓，应采妮心中不由自主的有些害怕起来，为了壮胆也为了出气，她又开始大声咒骂起来了。

“什么东西嘛！”她的声音有些颤抖，“魔鬼！死娘娘腔，千万不要让我再遇见你，否则……一定把你大卸八块，丢进油锅里炸……炸……哇——救命啊——”



狄煜轩驾着车，一边拍着方向盘，一面痛快地大笑着。

二十八年来第一次遇见像这样泼辣的女孩，不但情绪变化多端，表情更是一流，这丫头还真有够呛的！真想看看她现在的表情，他开心的想着。

突然他有些担心起来，难道真要让她在这个暗夜的大马路上，自个儿走路回家？如果……真的很不幸遇到色狼怎么办？那她岂不是……想到这里垂眼看了手臂上依然深